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節義一

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尋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爲之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

唐書姚思廉傳

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  
嘉子黃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謁元軌子江都王緒并  
貞長子博州刺史瑯琊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  
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  
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  
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  
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肆誅戮皇家子弟無  
遺種矣譔遂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繫王等宜  
各救拔我也沖在博州又僞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

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

都

唐書越王貞傳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丹鉛

總錄

用修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

身之大閑可慨也君子當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  
謂大閑掩於末技恐不應爾妖媚竊唐舉唐臣子頌德  
恐後自賓王一檄痛責其姦大聲其惡壘雖漏網千載  
下罪孽厯厯卽輶礫都市不過何云末技且當時從敬  
業起事詎止賓王一二今皆湮沒無聞而賓王以一檄  
故名流天壤謂文章傳氣節乎氣節重文章乎

少室山房稿

武曌以淫橫穢亂唐室實曠劫所無之變而一代英才  
傑士俯首臣伏無敢聲其罪者獨駱賓王廣陵一檄詞  
嚴義正足寒猾賊之膽蓋唐初第一流人物也而生蒙

淺躁之譏死罹怨望之訕史氏因循置於文苑并其字  
失之遂令邑中祀典千載寥寥往余籍弟子員日嘗以  
白督學建安滕公滕公急材甚業舉行會擢任去不果  
蘇觀察君禹繼至雅是余論卽移文祀駱於鄉此舉不  
特爲當時節士伸冤亦爲萬古詞場吐氣也  
少室山房稿  
駱賓王匡復府檄文有廢君鳩母之語人但知史載武  
氏害王后事而不知高宗之死乃武志也五王爲唐舉  
義誠以春秋鉅鉞行之武當馘獻李家太廟而乃遺賊  
不討使得從容上陽臥受顯冊死稱遺詔何哉  
餘冬序錄

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

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

新唐書  
席豫傳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頊徵還以狀聞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頊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

易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甯忘厥勲可贈御史

大夫

大唐新語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阼下詔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大唐新語

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



全唐文紀事

卷二十七

四

曉

新唐書  
畢構傳

君諱允南字去惑京兆長安人也與從祖姑子劉同昇  
齊名長又相善嘗寫書與之中書舍人孫逖見而驚歎  
曰古人之作尋爲同昇江南經畧判官遷大理評事從  
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書判超等薦爲朝廷左補闕元  
宗嘗撰華嶽碑並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  
本以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弟真卿  
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十五年長安陷輿駕幸蜀朝  
官多出駱谷至興道房琯李煜高適等數十人盡在中

丞田良邱爲哥舒翰行軍司馬旣敗猶自振矜因誦表  
云翰比行師未當挫衄蓋緣運數潛迫人神同棄職之  
人故匪翰之由眾皆默然君獨抗聲叱之曰公何得尙  
爲賊說微祥乎垺等因欲毆擊魏仲犀與之同罪遜詞  
引去不敢枝梧一座皆壯之

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顏

魯公集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  
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  
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

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  
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  
以大怒卽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  
雄下炤羣物予謂白以布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  
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蓋時有  
屈伸正白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  
哉白此書自敘其生平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  
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巧貸營  
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

容齋  
四筆

唐武后光宅四年正月毀乾元殿作明堂證聖元年火  
焚之萬歲登封二年三月復作明堂按明堂作於武后  
李白明堂賦一則曰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  
業克宣再則曰天后勤勞輔政今中宗以欽明克昌絕  
不以明堂作於武后而獨以勤勞輔政歸之隱然黜武  
氏之號係嗣聖之年爲天下扶三綱立人極云何歐陽

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宜乎其見嗤

於紫陽也

管城碩記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  
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  
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  
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  
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  
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

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凡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

非敢望也願爲圖之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焉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利財物其沒落者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會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甯期於李

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  
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  
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  
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悲愍吾與永固雖未  
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  
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  
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  
足下門傳遺慶天祚積善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  
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



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  
同眾人仍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緘願足  
下早附帛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  
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情不辭勞若吾伯  
父已去廟堂難以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  
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  
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  
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異鄉之鬼耳  
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感之時元

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  
往因住雋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  
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  
絕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  
之濟其所乏安居馳至郡求保安見之曰吾常讀古人  
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  
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初到且於庫中  
假官絹四百匹濟公待友人到後吾徐爲填還保安喜  
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間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

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

太平廣記

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嚮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於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

下而已

校定杜工部集

東觀餘論

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

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  
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  
詔公與巽在焉絲是名節聞於朝優詔褒美特授密縣

主簿

容齋  
五筆

時同華路絕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

子儀縱裂帛寫詔置蠟丸中遣家童間道達焉

唐書周  
智光傳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  
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十人持兵刃入其村落  
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

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  
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污辱乃投  
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  
娘腳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  
北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二  
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著賦以美之

舊唐書  
列女傳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  
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識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爲  
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厯七年余寓

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諭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旻知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斂匕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之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戚容而已

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尙書時屬幕中之參  
佐有加官者聚合樂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  
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  
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尙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  
尙書倖僕感杜簣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  
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  
牒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  
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義當  
矣又何以規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

議是以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韋湖南吾取  
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  
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自漢徐孺子於  
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  
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  
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  
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  
公私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  
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



之崔祐甫廣  
喪朋友議

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厯中爲常州江陰縣尉其妻爲  
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誥於懷中託付村人使  
謂待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江左文士多著節婦  
文以紀之唐書烈  
女傳

武康尉薄自牧嘗謂余曰僕有賢女適江陰尉鄒待徵  
徵亦良士僕志之矣鄒子孤立時無古人誰復知之余  
嘗記其言及江左之亂待徵解印竄匿其妻爲盜所驅  
將辱之妻密以待徵官告託付村媪尋待徵付焉而後

就死嗚呼自喪亂以來士女以貞烈殆斃者眾余不盡  
知之若薄氏者與其父遊聞其聲義動於江南又焉得  
不賦之命曰哀節婦賦云爾

李華哀節婦賦序

李遐叔文集

鴻墀

謹案李華此賦亦見法苑珠林賦內哀風起爲

連波痛氣結爲孤雲集本痛氣作病氣誤

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爲盈珍讒毀德宗頗  
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  
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  
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

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盱  
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

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

唐書

姚南仲傳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七終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節義二

陸暢謁韋臯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喜臯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皆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全唐詩話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

極諫以爲不可

唐書孔戡傳

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

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宗儒因俯伏順宗命爲德宗冊

文辭頗悽惋

唐書趙宗儒傳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而亦爲師古所辟師古死師道代之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師道亦悖乃陰爲之助昉乃爲練繪書緘之絮帛如題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師願得上奏將行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

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運爲武甯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居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昉爲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萊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昉書疑師道爲之以相誑誤故航歸不

得書報竟憂死昉得以外郎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  
室行餘與昉會於河關之間昉謂行餘曰昉前者使航  
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  
乎行餘曰請者云何昉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  
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

旌故平盧  
軍節士文

沈下賢集

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甯色養家寓是縣  
因肄業於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甯爲朱  
方強留之文肅公窺畏常驚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  
反狀聞嘗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臣父子忠孝誠

節別白自古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狂卒圍以兵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於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行立共義公忠赤

李潘慧山寺家山記

文苑英華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三

唐國

補史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窺諸旅遊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有書板爲記云予



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愷也乃於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眊眊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云

雲谿友議

鴻墀

謹案全唐詩話載此事云有方復爲詩云云明年李逢吉擢有方及第交州人柳子厚以序送之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

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  
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  
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  
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  
日若饑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  
旬藥物陳裹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  
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  
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  
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

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  
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  
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  
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  
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於道山堂西

容齋  
續筆

鴻臚

謹案別本有德裕與姚諫議郃書三首此書其

第二首也洪邁去唐較近考證精確已云不知某侍  
郎姓名而第一首所云諫議十五郎與此書所云侍  
郎十九弟亦不合物情所棄下脫去雖有骨肉四字

書後失去二十七字皆當以續筆爲正也 又案新書姚勗傳累遷諫議大夫與李德裕善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綯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據此則姚諫議卽或勗字之誤

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厯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又丁柔立者德裕當

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旣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爲上書直其寃坐阿附

貶南陽尉

新唐書李德裕傳

高湜辟爲度支推官湜爲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玘三上

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

唐書柳玘傳

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厯榮級至尙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間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

有傳附於父後甚畧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  
案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  
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  
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誤矣  
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盧知猷卒  
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  
蓋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  
皆當以司空之碑爲正

容齋  
續筆

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

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  
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  
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貞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  
亭常自爲記云

已上梁  
舊史文

臣謹案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

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  
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  
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  
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  
感知已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

幼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  
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  
此豈躁於進取者耶

五代史  
闕文

孫郃明州奉化人也朱全忠滅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卽  
脫冠裳服布衣歸隱於奉化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  
示不臣之義

十國  
春秋

鴻墀 謹案四明志郃尙有卜世論

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  
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君祭文首書甲戌歲



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

脫一

大夫行尚書戶部

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

氏代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

年號賢於楊風子輩遠矣

韓政光帖

後村題跋

唐師入成都李昊草降表上軍門而降書則錯實爲之

錯至洛陽與諸臣上表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有云生

爲萬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不允人頗稱之

十國春秋王錯傳

韋莊字端己梁祖卽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

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咨

宗綰敎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

蜀檣机

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厯校書郎自拾

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  
夢徵以鏐無功於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  
帝以觸時機左授外任居常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  
君文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睠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  
當革故以鼎新若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  
秉筆者皆許之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高尤長於牋啟  
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

舊五代  
史本傳

鴻墀

謹案玉堂間話實以錢公無功於本朝僻在一  
方坐邀恩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謫掾

於東州

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  
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潞王  
止於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  
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

後五代史  
盧導傳

後唐李愚唐末爲假官滄州盧彥威署爲安陵簿丁憂  
去職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  
津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以昭宗頻害宦者  
同謀廢立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聞其事私

心痛憤乃求見華帥韓建致書喻以禍福其大旨曰僕  
關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  
殺害義之事嘗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涉血肆之市朝  
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兇逆而忘勤王  
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  
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唯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  
輅播遷號泣迎奉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  
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時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  
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

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  
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  
聲一振則元兇破而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  
無便於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墅建草檄欲布於  
諸鎮事未集而崔中書殺二兇昭宗反正

冊府元龜

周李渼初仕晉爲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  
廬帳北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渼華人不  
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爲述乾所殺述律代  
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妻弟曰蕭海真亦謂之蟬得

舍利爲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澣嘗微以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謀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邏軍事每令潛至澣所密謀還計澣亦致書於定帥致謝定帥表其事太祖哀澣羈離異域嘗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兼令澣兄太子賓客濤密通家問澣得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迴致謝曰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事曰昨由重霸至爲無與蕭海真詔勅祇有

兄濤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却回至五月四日海真差中門使趙珮傳語臣云昨擬差人齎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珮懷內遺失交下憂怕不知所爲臣旣認實心遂喚趙珮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時聞於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別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珮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迴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朝有



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據目前所得至於機  
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爲敢陳鄙款伏乞妙延良弼周訪  
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丹述律事云  
今王驕驕唯好擊鞠耽於內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  
勢不同已前親密貴臣尙懷異志卽微弱可知不敢備  
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爲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  
亦易和若辦得來討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  
力爲可東也

冊府元龜

王蜀咸康年後主將幸天水羣臣列疏懇諫上意不從

前秦州節度掌書記蒲禹卿獨上一表云秦皇之鑾駕

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至今傳爲忠臣及後主降唐至

雍州受死

亡蜀宰臣王鎋等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蒲其表云生爲萬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

君隨例赴洛亦在長安痛後主遭誅朝廷失信於驛門

大慟仍書五十六字而歸

鑒誠錄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  
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  
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  
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

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運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東軒筆錄徐鉉歸朝後乞爲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其辭有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事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貳乞火無鄰婦之詞又曰孔明罕應變之畧不成近功偃王躬

仁義之行終於亡國

浩然齋雅談

鴻臚

謹案徐鉉碑云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東軒筆錄云東鄰謂錢俶也此云西鄰殆誤蓋蜀亡距下江南已十年矣不當牽涉也

徐鉉十歲能屬文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邱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與弟鍇評其援引不當檄故殷崇義筆也由是崇義與齊邱誣鉉鍇洩機事鉉坐貶後主下世宋太宗詔侍臣撰碑文時有與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

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許之鉉爲碑文有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

臣稱鉉忠義

十二國春秋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八終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明達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  
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裏  
行太平廣記

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  
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  
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唐書

馬周傳

職林載岑文本善職而敏速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

泚筆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丹鉛雜錄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嘗稱之曰此掌綸誥之選也

語林

公爲右成務獻封禪書及平夷策上深納焉在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善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因立碑頌德上初覽萬幾公上疏論社稷安危君臣得失上大驚卽日召見不

覺膝之前席歎曰覽卿疏若暗室而照天光臨明鏡而  
覩萬象此後寵遇日隆每軍國大事必參謀帷幄在中  
書獨掌機務者五年出納帝命口占數百上曰使卿長  
在中書一夔足矣

中書令汾陰  
公薛振行狀

盈川集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  
朝且其家親族亦眾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  
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  
宜便敘時人深賞之

大唐  
新語

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勅一出其



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

新唐書劉  
幽求傳

蘇頲聰悟過人及元宗旣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  
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  
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  
元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麤備拜舞嘗醉嘔殿下  
命中人扶臥於御前元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旣醒授簡  
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元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  
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  
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

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  
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  
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頴第五詵  
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書

明皇  
雜錄

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燕公過嶺一  
見文章並深提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  
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  
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渤海國王武藝達  
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

立成上甚嘉焉卽拜尙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扈從北  
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藁草  
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  
當以經術濟朕每天長節公卿皆進寶鏡公上千秋錄  
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平盧將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  
廟堂以爲必亂中原固請戮之上曰卿以王衍知石勒  
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爲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中留  
不行公狀諫曰釁苴出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宮  
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當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

邊將蓋嘉運等上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爲不可  
妄舉結後代讐非皇王之化也上又不納及羯蕃亂常  
大戎逆命元宗追嘆曰自公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  
使至韶州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參  
微旨或有興託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宗仰焉上表論  
事事多樞密入皆削藁人莫得知

徐浩中書令  
張公神道碑

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

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

新唐書張  
九齡傳

時元宗有誥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

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  
還京初肅宗表至元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  
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  
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詔還京皆卿力也

鄭侯  
外傳

太平  
廣記

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  
而又得土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剏治道之  
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  
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

新唐書盧  
景亮傳

鴻臚 謹案冊府元龜載此條云又作答秦客辭陳漕  
運飛輓之利病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  
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  
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  
失僉以爲綱條麤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  
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  
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又  
有顧瞻懷貳叛援黨茲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

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  
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  
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  
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  
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  
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

幫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  
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  
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  
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  
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  
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  
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  
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



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

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赦  
書事條狀

陸贄翰苑集

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歎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

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

順宗實錄

昌黎文集

鴻臚

謹案新書盧景亮傳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

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所見正與陸贄同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旣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啟德宗

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

唐書陸贄傳

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唐書陸贄傳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  
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  
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  
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  
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  
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  
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

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  
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勸之  
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  
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  
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  
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  
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  
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  
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

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  
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賢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  
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  
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  
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  
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取進止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東坡全集

八年七月四日丙子進讀十三年癸卯

二十七日

今日讀半

冊作六講終篇五月十三日以終篇宴賜侍讀蕭燧等  
進詩六月十三日程大昌奏唐人以諫名者更有魏證  
贄事德宗仁義爲空言證事太宗仁義爲實效請以魏  
證諫錄接續覽觀詔繕寫以進先是九年四月辛亥上  
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恐未免有德宗之  
失卿等可條具缺失來上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燧等言  
退朝之後聽數千言而不倦又特於雙日躬御邇英蓋  
故事所未有請付史館彰不矜不伐執古御今之意從

之  
清熙讀陸  
贄奏議

玉海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  
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  
盡如後面所論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  
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  
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

文獻  
通考

陸宣公於世事無不理會朱子嘗有是言矣古人罕見  
其儔權德輿嘗擬之於賈誼曰一薰一蕕善惡不能同  
其器方鑿圓枘雖良工無以措巧心漢道未融既失之  
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東坡擬之於張賈曰



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  
如賈誼而術不疎錢狀元福擬之以孔明

沙溪集

陸宣公文字不用事而句語鏗鏘法度嚴整議論切當  
事情明白得臣告君之體

文章  
精義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  
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  
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尙勤乙覽是書撫華芟冗因門分  
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  
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陸宣公  
奏議總要

攻媿集

賈耽碑云通夷裔之風俗盡山川之險易歷代沿革之  
自百王廢置之由關塞通塞之因牧圉盛衰之異道程  
疎密之準要荒享獻之數聚米畫地成於指掌興元元  
年詔撰國圖正元十四年先獻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  
等圖又撰別錄六卷吐蕃黃河錄共四卷優詔褒異賜  
馬一匹銀器錦綵十七年冬撰海內華夷圖成并撰古  
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正元十道錄四卷賜馬兩  
匹銀器錦綵又內出銀榼二蓋殊渥也

玉海

公稽覽故志通練程品嘗獻軍國便宜五章推理道以

及人事其他奏議皆附經術有蹇蹇匪躬之操焉

隴西縣開

國男李公權文公集墓誌銘序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

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新唐書裴度傳

憬深於理道常言爲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

歛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爲言乃獻審官六議

文多不錄

上優詔答之

唐書趙憬傳

元和十年惠昭太子旣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翰林學士崔羣與澧王作

讓表羣執奏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義若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子長所宜正位青宮乃從之

唐會要

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辟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

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

與人論諫書

樊川文集

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摧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糴鹽可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

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  
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返害爲簡者至煩乃取  
其條曰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  
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

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

唐書韋處厚傳

寶厯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  
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  
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  
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不假所司

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

唐書章處厚傳

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

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

唐書李德裕傳

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

右侍者無能預焉

唐書李德裕傳

自回鶻至塞上頡憂斯八貢每有詔勅上多命德裕草

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

爲之

資治通鑑

唐劉瑑字子全幼嗜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土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瑑獨制一日近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艾帝復詔至御前令草諭天下制瑑濡毫杼思頃刻而告就遲明召對帝大嘉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瑑以文字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諭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

大甯朕猥荷丕圖思宏景業憂勤戒惕四載於茲每念  
河湟土疆綿亘遐闊天寶末西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  
遂縱甲兵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無  
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  
爲永圖且守舊疆爲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  
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棘  
而刁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

念此誠勤宜加寵貴

詞多  
不載

太平廣記

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



皆允切

新唐書  
劉珠傳

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  
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旼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  
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  
以諫廷懿宗賜罷旼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

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

新唐書  
鄭旼傳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時黃巢犯京畿關東用兵書詔重  
委翰林學士杜讓能草辭迅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上

嘉之

唐會  
要

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  
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  
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  
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  
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  
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  
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  
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  
一表其畧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

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  
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  
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北夢  
瑣言

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  
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信宗嘉之

唐書  
杜審

權  
傳

丞相范陽公攜清苦律身剴斷無滯代天理物必先鵜  
衣齧食遐邇遠裔以是四方之譽翕然歸之乾符丁酉  
歲因與同列廷諍機務詞氣相高朝廷兩解之偕授賓

翼儲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鎮屢貢表詞且以棄瑕擢用  
爲請先是常山帥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襲繼父位朝廷  
常姑息之時每律琯三周則各隆品爵仍與幽魏並制  
幽魏繼有更變景崇時獨得軍情以是爵位相懸鎮至  
劇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郡王食邑五  
千戶實食襲三百戶窮極勲賞無以加焉而幽魏官秩  
尙卑以鎮州故未行冊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懷撫  
方伯青徐之野尙聚萑蒲餉輓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  
其畧曰臣當道與盧龍魏博往列三載考績咸蒙寵榮

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兩鎮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  
檢校工部尙書景儒自委郡符亟聞美政誠慚內舉堪  
委外藩請迴臣官榮授景儒一鎮意圖易定時內臣秉  
權者固欲與之一日樞密使出至中書奉宣與宰臣商  
量鎮州事乃曰相公爲國擇帥嘗難其人今或能教戰  
撫民襲守政化卽良將也何必拒常山之請耶況某知  
景儒恪居官次若別選用未必及之適奉聖旨便委中  
山以收後効諸相無言獨崔公沆曰開府固昧遠大之  
計矣國朝自蒯胡作亂於今三道止類國賓嘗貽宗社

之差未雪神人之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機噬臍無及始則入充貢賦終爾漸紊彝章疆界接連旣以與之復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旣卒必以軍意請立子孫儻未議加兵卽立須降節然後魏博豈無骨肉必俯瞰洛城顯然盧龍坐邀清社開府此際何術枝梧二內臣呿頤結舌者久之且曰適奉聖旨遣與相公商量所仗者廟謨非敢參以末議崔公遂草詔意進曰卿世襲忠貞材兼文武旣竭事君之節必先體國之誠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衛齊勲龔黃讓政至於擢用自

貯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須經久易定旣爲恩賞幽魏  
何以酬勞輟食再思難允誠請臨軒注想宜悉朕懷望  
付翰林如此賜詔詔書再往勤請愈堅表云願得手足  
之榮共竭股肱之効聖上爲之肝食乃詔范陽公以兵  
部尙書入覲到京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  
平章事三鎮有表賀宰輔得其人時公以步蹇未任衙  
謝上因命中書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五環星  
歲前後三鎮以甘言佞臣美貺餌臣臣皆拒而不納或  
所論奏不違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將顯皇恩

且誠曰事出此口言歸彼耳可否面定不自外來無爲  
賄妄於其間也前日驛書已告爾帥矣宜以覆族爲慮  
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請與書諭以是非禍  
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進書草盧公才辯詞藻尤工  
於指諭事理上覽書色動命中使送春服象尺者齎往  
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盼擢用黎庶偃轅令望加  
官勤留當道且言臣濫分茅土曾乏內勞位冠三台官  
崇一品方思議爵不敢貪榮幽魏加官請循往例上大

悅

唐關  
史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內翰維吳子華  
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

加賞激

言撫

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  
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  
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  
之助也

唐書李  
巨川傳

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  
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

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

卽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

唐書李巨川傳

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蕘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爲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是擢爲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王師伐蜀繼岌爲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爲宦官

誣構繼炭遂殺崇韜父子外尙未知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告

諸軍軍情稍定

舊五代史  
李崧傳

鴻臚

謹案東都事畧王溥傳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

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詞者否溥曰崧有此肯示人耶

蘇逢吉輩陷之耳世宗遂優贈崧官

曉博瞻有詞藻時論稱之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

王言之體

北夢瑣言云曉貌如  
削玉有制誥之才

舊五代史杜曉傳

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

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莅官所請編集  
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仍令於內外職官前資前名  
中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  
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

周世宗答  
竇儼詔

鴻臚謹案舊五代史世宗顯德五年翰林學士竇儼

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  
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所施爲悉命編次凡關禮  
樂無有闕漏名之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三曰伏  
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樂章沿革總次

編錄繫於歷代樂錄之後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故有是詔

張希崇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懷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

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

明

舊五代史本傳

高越字冲遠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遂至廣陵

吳以爲祕書郎烈祖愛其文章時齊國立制凡禱祀燕

餞之文多越爲撰之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

人謂之江高

南唐近事云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越雅好釋氏著有舍利塔記一

卷

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辭采溫麗元宗

以爲稱職

十二國春秋

潘佑幽州人後主命博士陳致雍議納后禮又使徐鉉

與佑參議其間佑援據精博立論以沮之文采斐然後  
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隆改知制誥已又詔  
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累數千言最後畧云皇帝宗廟  
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  
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  
誓夫復何言情辭款洽識者稱之遷中書舍人後主時  
時呼曰潘卿酷喜老莊家言常作文名曰贈別文多國  
不錄國  
家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  
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

所施用佑七疏不止自請歸田廬

十二國春秋

郭昭慶禾川人也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後主嗣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畧擢著作郎是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

十二國春秋

范質字文素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嘗在第十三名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



當時謂之傳衣鉢質平居手不釋卷謂人曰嘗有異人  
言吾當大任無學術何以處之及司制詰人服其該贍  
奉行制敕未嘗破律

隆平集

唐德宗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知非宣公莫能措手

鐵立  
文起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闕鄉暴風有裨將飼官  
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  
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  
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闕

鄉常侍豈宜問馬

因話錄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諤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授君子予其知權不責其專也

書杜牧集僧制

東坡題跋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九終